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狄公傳 第二十九回 狄梁公審明奸案 閻立本保奏賢臣

卻說狄公扮作閻羅天子，將周氏口供嚇出，得了實情，然後退入後堂，向馬榮道：「此事可算明白，惟恐她仍是不承認，便又要開棺檢驗，那時豈不又多此周折。你明日天明，騎馬出城，將唐氏同那啞子，一併帶來。本縣曾記得古本醫方，有耳屎藥啞子，用黃連三錢，入黃錢五分，可以治啞。因此二物乃是涼性，耳屎乃是熱性，以涼治熱，故能見效。且將她女兒治好，方令她心下懼怕，信以為真，日間在堂下供認。」馬榮答應下來，便在街中安歇一會，等至天明，便出城而去。狄公當時也不坐堂，先將夜間周氏的口供，看了一會。直至下晝時分，馬榮將唐氏同她孫女二人帶回，來至後堂。狄公先向畢順的母親說道：「你兒子的傷處治命，皆知道了，你且在此稍等一刻，先將這孩子啞病治好，再升堂對質。惟恨你這老婦，是個糊涂人，兒子在日，終日裏無端吵鬧，兒子死後，又不知其中隱情，反說你媳婦是個好人。」當時便命刑房，將徐德泰的口供，念與她聽。老婦人聽完，不禁痛哭起來：「媳婦終日靜坐閨房，是件好事，誰知她有此事多月，另有出入的暗門呢。若非太爺清正，我兒子雖一百世也無人代他伸之冤仇。」狄公道：「此時既然知道，則不必囑蘇了。」隨即命人去買藥煎好，命那啞子服了。約有一二個時辰，只見那啞子作咳非凡，大吐不止，一連數次，吐出許多淡紅鮮血在地下。狄公又令人將她扶睡在炕，此時如同害病相似，只是籲喘。睡了一會，旁邊差人送上一杯濃茶，使她吃下，那女孩如夢初醒，向著唐氏哭道：「奶奶，我們何以來至此地？把我急壞了！」老婦人見孫女能開言說話，正是悲喜交集，反而說不出話來。狄公走到她面前，向女孩說道：「你不許害怕，是我命你來的。我且問你，那個徐德泰徐相公，你可認得他麼？」女孩兒問這話，不禁大哭起來，說道：「自從我爹死後，他天天晚間前來。先前我媽令我莫告訴我奶奶，後來我說不出話來，她也不瞞我了。你們這近來的事，雖是心裏明白，卻是不能分辯。現在我媽到哪裏去了？我要找媽去呢。」狄公聽了這話，究竟是個小孩子，也不同她說什麼，但道：「你既要見你媽，我帶你去。」隨即取出衣冠，傳命：「大堂伺候！」

當時傳令出去，頃刻之間，差役俱已齊備。狄公升了公堂，將周氏提出，才到堂口跪下，那個小女孩，早已看見，不無總有天性，上前喊道：「媽呀，我幾天不見你了！」周氏忽見她女兒前來，能夠言語，就這一驚，實是不小，暗道昨夜閻羅王審問口供，今日她何以便會說話？這事我今日不能抵賴了。只見狄公問道：「周氏，你女兒本是一個啞子，你道本縣何能將她治好？」周氏故意說道：「此乃太老爺的功德。畢順只有一女，能令她言語通靈，不成殘廢，不但小婦人感激，諒畢順在九泉之下，也是感激的。」狄公聽了笑道：「你這利口，甚是靈敏，可知非本縣的功勞，乃是神靈指示。因你丈夫身死不安。控了陰狀，閻羅天子，準了陰狀，審得你女兒為耳屎所啞，故指示本縣，用藥醫治。照此看來，還是你丈夫的靈驗。但是他遭汝所害，你既在陰曹吐了口供，陽官堂上，自然無從辯賴。既有陰府牒文在此，汝且從實供來，免得再用刑拷問。」

周氏到了此時，心下已是如冷水一般，向著上面稟道：「太爺又用這無稽之言，前來哄騙。女兒本不是生來就啞，此時能會說話，也是意中之事。或說我陰曹認供，我又未曾死去，焉能得到陰問？」狄公聽畢，不禁連聲喝叫，拍案罵道：「掌嘴！」眾差役答應一聲，當時數一數一打畢，狄公復又怒道：「本縣一秉至公，神明感應，已將細情明白指示。難道你獨怕閻王，當殿認供，到了這縣官堂上，便任意胡言麼？我且將實據說來，看你尚有何說！你丈夫身死傷處，是頭頂上面；女兒藥啞，可是用的耳屎？這二件本縣何從知道？皆是陰曹來的移文，申明上面，故本縣依法行事，將這小女孩子治好。你若再不承認，則目下要用官刑，恐不能半夜三更，難逃那陰譴了。不如此時照前供認，本縣或可從輕治罰。」這派話早已將周氏嚇得魂飛天外，自分抵賴不過，只得將如何謀害，如何起意，如何成奸，以及如何藥啞女兒的話頭，前後在堂上供認了一遍。狄公命刑房將口供錄就，蓋了手印，仍命人監收禁。

當時將湯得忠由捕廳內提出，申斥一番，說他固執不通，疏於訪察，「因你是個一榜，不忍株連，仍著回家中教讀。徐德泰雖未與周氏同謀，究屬因奸起見，擬定徐德泰絞監候的罪名。畢順的母親，同那個小女孩子，賞了五□千錢，以資度活。」吩咐已完，然後退堂，令他三人回去，這也不在話下。

單表狄公回轉書房，備了四柱公文，將原案的情節，以及各犯人的口供，申文上憲。畢周氏擬了凌遲的重罪，直等回批下來，便明正典刑。

誰知這案件訊明，一個昌平縣內無不議論紛紛，街談巷議，說：「這位縣太爺，真是自古及今，有一無二，這樣疑難的案情，竟被他審出真供，把死鬼伸了冤枉。此乃是我們的福氣，地方上有這如此的好清正官。」那一個說：「畢順的事，你可曉得麼？」這一個說：「胡作賓為華國祥一口咬定，說他毒害新人，那件事，格外難呢！若是別的個縣官，在這姓胡的身上，必要用刑拷問，狄太爺便知道不是他，豈不是有先見之明麼？而且六里墩那案，宿廟燒香，得了夢兆，就把那個姓邵的尋獲，諸如這幾件疑案，斷得毫發無訛。聽說等公文下來，這畢周氏還要凌遲呢，那時我們倒要往法場去看。」誰知這百姓私自議論，從此便你傳我，我傳你，不到半月之久，狄公的公文未到山東，那山東巡撫已知這事。此人乃姓閻名立本，生平正直無私，自蒞任以來，專門訪問民情，觀察僚吏。一月之前，狄公因開棺驗畢順的身屍，未得畢順的治命傷處，當時自請處分，這件事上去，閻公展看之後心下想道：「此案甚屬離奇，豈能無影無蹤地便開棺相驗，無非他苛索貧民，所欲不遂，找出這事，恐嚇那百姓的錢財。後來遇到地方上的紳士，逼令開棺，以致弄巧成拙，只得自請處分。」正擬用批申斥，飭令革職離任，復又想道：「縱或他是因貪起見，若無把握，雖有人唆使，他亦何敢開棺相驗，豈不知道開棺無傷，罪乾反坐？照此看來，倒是令人可疑，或者是個好官，實心為民理事雪冤。你看，他來文上面，說私訪知情，因而開棺相驗。究或聞風有什麼事件，要實事求是辦理的，以致反纏擾在自己身上。這一件公事，這人一生好醜，便可在這上分辨。我且批：『革職留任，務究根底，以便水落石出。俟凶手緝獲，訊出案件，仍復具情稟復。』」這批批畢，回文到了昌平，狄公遂日夜私訪，得了實情，現已例供實情詳復。

這日間立本得了這件的公事，將前後的口供推鞠一番，不禁拍案叫道：「天下真有如此的好官，不能為朝廷大用，但在這偏州小縣，做個邑宰，豈不可惜！我閻某不知便罷，今日既然曉得，若是知而不舉，豈非我蔽塞賢路！」隨起了一道保舉奏稿，八百里馬遞，先將案情敘上，然後保舉狄公乃宰相之才，不可屈於下位。

此時當今天子，乃是唐高宗受駕之後，中宗接位，被貶房州，武則天娘娘坐朝理政。這武后乃是太宗的才人，賜號武媚，太宗駕崩，大放宮娥，她便削髮為尼，做了佛門弟子。誰知性情陰險，品貌頗佳，及高宗即位之後，這日出外拈香，見了這個女尼，心上甚是喜悅。其時王皇后知道高宗之意，陰令她復行蓄發，納入後宮，不上數年，高宗寵信，封為昭儀。由此她便生不良之心，反將王皇后同蕭皇后害死，她居了正宮之位。以後便宣淫無道，穢亂春宮。高宗崩後，她便將中宗貶至房州，降為廬陵王，不稱天子。所有武則天娘娘家中的內侄，如承嗣、三思等人，皆封為極品之職，執掌朝政；而將前頭先皇的舊臣諸人，即如徐敬業、駱賓王這一班顧命的諸大臣子，托孤的元老三公，皆置之不用。其時武則天娘娘，日夜荒淫無道，中外騷然，把一個唐室的江山，幾乎改為姓武。而且武則天娘娘，自立國號，稱為後周……種種惡習，一筆總難盡述。所幸者有一好處，凡是在朝有才有學之人，她還肯敬重□分。閻立本知道這武后娘娘為人敬賢愛士，閻立本雖想欲整理朝綱，無奈一人力薄，此時見昌平縣知縣狄仁傑例如此清正，兼有才學，隨即具了一奏本，申奏朝廷之上。特請武則天娘娘，不同資格，升狄仁傑的官職。

不知武則天可聽所奏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